

◆故土珍藏

水牛花开

夏太锋

渠水北岸柳山街旁侧,青砖灰瓦的小作坊里马达声声嘶叫,空气里弥漫着花香、米香。春三月,是小作坊最忙碌的时候,人们从田野、山坡采来水牛花,提着糯米,三三两两来到小作坊磨粉榨浆,为的是早早吃上酥软香甜的水牛花糯米粑。工人把磨好的糯米粉倒进装着水牛花的塑胶盆,搅拌均匀,舀进铁皮漏斗,伸手合上电闸,糯米和水牛花被辗轧成柔柔的、糯糯的绿色米团,蒸熟后就是古城人最爱的风味小吃。

这个季节,古城农贸市场,卖的是绿莹莹、黄艳艳的水牛花;古城人的灶台上,蒸煮的是软酥酥、香喷喷的水牛花糯米粑;古城的大街小巷,电喇叭拖着长音叫卖的是“水牛花粑粑,又香又甜的新鲜水牛花粑粑——”

水牛花学名鼠鞠草,别名软芥、秋菊草、佛耳草,属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,绿叶黄花,生长在海拔低矮的山坡或湿润的草地。这种野菜各地有不同的叫法,北方称“清明菜”,江浙地区叫“棉絮头”“寒食菜”,广西、湖南一带叫“水牛花”或“鼠兰花”。

我的老家有个地方叫长冲园,一道道山岭像壮实的牛脊和拱起的猫背。土地朴实亲切,被锄头分割成一畦一畦的土垄子,成了水牛花野蛮生长的睡床。母亲在世的那些岁月,每年春天总会为儿女做可口的水牛花粑粑。中午生产队收工后,母亲就挎着竹篮来到长冲园,采摘一把一把的水牛花。回家后,母亲坐在小板凳上,掐去水牛花的老根黄叶,一把一把抓进盆里清洗干净。那时家中还有石磨石臼,夜晚大家休息时,母亲就坐在石磨前,右手握着磨盘上的木柄一圈一圈转动,左手往白眼口灌米。白生生的米粉源源不断从磨槽口流出,洁白如雪。母亲推磨时,头发时不时被汗水粘在额头上……我很想去帮母亲推磨,总是遭到拒绝:“快去作

业,莫来多事。”

最辛苦的还是捶杵。母亲个子矮小,握着杂木削成的沉重木杵,对准石臼捶击,“咚——咚——”木杵声打破夜的宁静,在夜空穿行。捶着捶着,水牛花的汁水榨出来了。捶着捶着,糯米粉和水牛花混合成一团。第二天早上,方木桌摆上了豆绿色的水牛花糯米粑,闻一下香气扑鼻,吃一口满嘴生津。以后的几十年里,我总能吃到母亲做出的这种美食。

又一个春天来到了,我走进了长冲园。阳光从薄云间射出来,把天空的瓦蓝衬托得更为深邃。空气清新自然,包裹着平静安详的长冲园。水牛花的种子深藏了一个冬天,欣然探出头颈好奇张望,越长越高,越长越壮硕,挤眉弄眼,抒写了极致的浪漫。毛绒绒的绿叶裹挟着泥土的腥味,黄嫩嫩的花朵带着芳香,被柔软的细风梳成一缕一缕。水牛花正值花期,绿叶疯长,花朵绽放。它们是春天的宠儿,山岭上随处可见,这里几棵,那里一簇,单棵的茕茕独立,成片的连绵铺开。我蹲在山坡上不停采摘,篮子里的水牛花越积越多。

母亲的坟莹也在长冲园。我踽踽独行来到坟头,瞥见坟包上生长着一株株水牛花,长势旺盛,悄无声息,静静陪伴着母亲。我定定站立,双手合十,虔诚鞠躬,陷入绵长的沉思——老屋里,母亲佝偻着腰背正在推石磨、杵石臼;灶台边,母亲双手搓揉着米团;老屋的方木桌上,粗瓷碗里盛着热腾腾的水牛花糯米粑。庆幸的是我再也不会像母亲那样推磨杵臼,我会提着这满篮的水牛花走进加工作坊,做成糯米粑,馨香祷祝,献给母亲……

春光明媚,流云璀璨。山坡上水牛花竞相开放,明艳如画,那是儿女对母亲的深情礼赞。

(夏太锋,武冈人,湖南省作协会员)



不负春天 王世祥 摄

◆六岭杂谈

听鸟

黄三畅

鸟比我醒得早。春天的清晨,我是在它们的叫声中醒来的。我住所的后面是学校的操场,操场四围种着樟树。叽叽喳喳是樟树上麻雀的叫声,还有一种唧唧的叫声不知是什么鸟……我是在这种音乐里完成起床的步骤的。

起床后走完应有的程序,就去散步。离我住所不远,是一个广场,广场旁边有一条小溪。溪岸边有一片林木葱郁的山坡,坡腰上蜿蜒着一条卵石路。我是到卵石路上去散步的。其实,与其说是散步,不如说是听鸟。不管是什么季节,我知道有几种鸟常驻在这片林木中,是从它们的不同叫声中判断出来的。而春天听鸟,尤有乐趣。春天是鸟儿们求偶、交配的季节,鸣叫声更有特点。

卵石路这头的林子里,有一种鸟的叫声是“呃……吱乖”!清脆,嘹亮,先是旋转长声,然后戛然而止。对了,是两只鸟在互相唱和,一声又一声,来而有往。它们是情人还是夫妻,抑或是一般的朋友,我不知道,也不研究。我只觉得很有趣。我在它们的唱和声里,慢慢地走,走一段,又倒转来,如此反复。为的是近距离地享受那旋律,不让他飘散在林木中浪费了。

那两只鸟叫了一阵,就不叫了。我就向卵石路那头走去,我知道另有几种鸟,它们在那头的林子里。嘿,已经又有鸟声敲击我的耳鼓了。它们是各唱各的,互不干涉。声音则有长有短,有粗有细,有清亮也有沙哑。有一种鸟的歌声特别婉转:“呃……里……吱……咕……”文字是写那种韵味不出的,我有时也跟着学两句,但学得不像,它如果听见,一定会笑话我。

还有一种花翅鸟,从那棵最高的银杏梢头唱着歌起飞,拍着翅膀奋力往上飞一阵,就收起翅膀平着飞一阵,又拍着翅膀奋力往上飞一阵,再收起翅膀平着飞一阵……这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边唱边飞着,飞得很高很远,变成一点,歌声听起来也越来越小。“决眦入归鸟”,我不知道它逍遥到哪里去了。

还有一种小巧的鸟,它喜欢立在那棵移来的大樟树的秃顶上,转着身子摇着尾巴,吱呀吱呀地叫。我会驻足看一阵,听一阵,虽然它的声音过于尖细。鸟爱出风头令人怜爱,人爱出风头,就不一样了。

暮春时节,也有杜鹃躲在一棵樱树的深翠枝叶里叫。也许是早晨它初亮歌喉我又是近距离听缘故,我觉得那声音堪比铜管,清亮浑圆。我也知道什么杜宇啼血的传说,但我不会把二者联系起来。我只是要听这上天赐予的仙乐。在我的老家,把这种鸟唱出的四个音节翻译成“割呱么么”的问询,把它看成农民的朋友。有一次,我的眼睛向绿阴的缝隙里窥探的时候,它就飞出来,向溪对面飞去了,还仍不忘问我:“割呱么么?”

不管是些什么样的鸟声,总是真正的天籁。春天的早晨欣赏一番这样的天籁,一天都是神清气爽的。我是把几种鸟叫声录在手机里的,但在室内听,就没有野外听的韵味了。我的理解是,凡天籁,人工是不能复制出其神韵的,欣赏天籁,必须在野外。

(黄三畅,武冈市二中退休教师)

◆宝庆人物

缅怀赵海洲先生

赵大明

著名散文作家赵海洲先生,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。

赵海洲先生是我的堂伯伯,也是我文学创作的指导老师。他退休前,一直担任湖南省《楚风》杂志社的副编审。虽然逝去了多年,但是,他亲切慈祥的样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。

赵海洲先生祖籍邵东。湖南和平解放之前,他和我的父亲都是湘中二支队的外围成员,同时,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“反内战,反饥饿,反压迫”运动的积极分子。湖南和平解放之后,他与我父亲双双成为家乡小学的教师。《资江农民报》创刊后,他和我父亲分别成了该报的编辑、记者。20世纪五十年代初,他和我父亲被调进了长沙,我父亲进了《新湖南报》,他被组织安排到省文联文学组,一干就是四十余年。

记得我初入文学创作之路时,父亲带我到长沙拜他为师。那时,他已从衡东县回到了长沙,担任湖南省群众艺术馆创办的《湖南省群众文艺》的文学编辑。父亲把我写的东西交给他。他审读了几篇后对我说:文字底子还可以,缺少生活历练,因而,写的东西立不起来。父亲见状,忙对老先生说:大明已“上山下乡”,在邵东鸡笼公社江口大队。老先生高兴地点了点头,站起来走到书柜边,抽出了两本书递到我手上,说:拿回去好好学习,不明白的,写信告诉我。我知道,我已正式成为他的学生,心里非常高兴。

我们回邵阳的时候,

老先生交给我一封信,要我回邵东后去找文化馆的杨真一老师。因为杨老师是文艺创作的名家,可以辅导我写作。

之后,赵海洲先生对我十分关注,除了给我邮寄每期的《湖南群众文艺》外,只要是到他各地区讲学,或者邵阳、娄底地区有文学创作班,他都要带着我或推荐我参加。

老先生是个非常正直的人,对“关系稿”“后门稿”深恶痛绝。

有一次,我的一篇散文在娄底地区的《涟水》刊物上发表了,我满心欢喜地寄过去,盼望他给予刊用。然而,他回信给我,并狠狠地对我进行了批评教育:“自己的作品是什么水平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,千方不要想着走后门,找关系将它发出来。这样,不但自己得不到进步,而且还会搞坏了文学创作的风气。”

从这以后,我扎扎实实地沉下去,积累生活素材,有些作品终于得到了他的认可。后来,在他的精心教导下,我创作水平突飞猛进。

2014年,我的长篇小说《青山庙的选举》准备出版,想请他写序。当时,他正在住院治病。我递上厚厚的书稿,他接过去二话没有说,就答应了下来。给我写的序,可能是老先生留给人间最后一篇文章。每每想到这里,我就热泪盈眶,赵海洲先生的样子也自然而然地展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
(赵大明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双清区作家协会主席)

◆岁月回眸

两张珍贵的合影

朱鹏涛

我珍藏着两张珍贵的合影,一张摄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一张摄于四年前。年代不同,地点不同,然而合影中的人员相同,合影时的位置相同。这两张珍贵的合影,留下了一段我在邵阳市一所小学的美好记忆,印证了我与这所小学的半个多世纪的情缘。

邵水河畔,六岭山下,田家巷里,有一所规模不大校龄不短的小学——六岭小学。1965年我从邵阳市二中高中毕业后,来到六岭小学代课,担任4年级初17班班主任。我与班上40多个孩子相处非常融洽,孩子们也很喜欢我这个未满18岁的老师。当年10月18日,我下乡插队的前夕,8个学生来二府街我家送别,我和他们到光华照相馆照了一张“欢送朱老师”的合影。第二天清晨,我和全市1000多名下乡知青在大坪坪集合整队待发时,他们赶来送行,依依惜别。我到绥宁县偏僻山村插队落户才5天,就陆续收到他们的来信。多年后我在娄底地委工作时,他们中有人来娄底出差,必定会找到我办公室或家里来看我。这张合影成为我和他们半个多世纪联系不断、情谊日深的纽带和见证。

2019年4月6日,春暖花开,原初17班40多个同学重逢欢聚,邀请我参加。我特意从北京女儿家赶到邵阳市,赶到聚会的第一站六岭小学,和学生久别重逢,心情特别激动。当年十岁左右的孩子,如今都年过花甲成了爷爷奶奶,当年青春年少的我也已年逾古稀。大家见面相互拥抱,喜极而泣。原班长曾友林是这次聚会的组织者,他给大家一个惊喜,忽然从包里拿出一包崭新的红领巾,大声说:“来,都戴上红领巾,到教室里听朱老师给我们讲课。”

当年的教室已不存在,曾班长事

先已联系好另外一间教室。于是,这些老“红领巾”像当年一样端正正坐在课桌前。当我走上讲台时,曾班长高声喊:“起立!”大家齐刷刷站起。我说:“同学们好!”大家齐声喊:“老师好!”“坐下!今天我们学第九课《我爱我的红领巾》,同学们翻开课本,跟着我朗诵。”“我爱我的红领巾,她是少先队员的象征,她是红旗的一角,她是烈士的鲜血染成……”

教室里,同学们跟着我一句句朗诵,只不过已不是童声。

聚会的第二站是大信街的昭阳楼酒店二楼大厅。曾班长致辞后,我和几个同学也相继讲了话。然后,由范莎娃、汤果果她们组织表演了七八个文艺节目。冯鲁湘、张联华朗诵的诗《难忘六岭同学少年》,是我在高铁上特意为这次重逢欢聚写的:

“沐浴着四月的春风艳阳,我们从天南海北赶回家乡,为了实现一个太久太久的梦想,初17班同学久别欢聚一堂。脸上刻满了半世纪岁月的沧桑,但都能依稀找到当年的模样……”

大合影后,曾班长说:“朱老师,你们几位还一起照张像吧,当年是写‘送别朱老师’,今天就写‘重逢朱老师’。”这个创意真好!我和8个老学生就照当年的位置照了第二张合影。

岁月悠悠,桃李芬芳。当年的这8个学生,在人生的坐标上都找准了自己的位置,有的成了医师,有的成了公务员,有的成了国企中层干部……

人生易老情不老!54年前欢送,54年后重逢,两张珍贵合影,一生美好记忆。

(朱鹏涛,邵阳市人,娄底市慈善志愿者协会会长)